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

吕正操回忆录

吕正操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K825.2/89

:2

2007

吕正操回忆录

吕正操
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正操回忆录/吕正操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2007

ISBN 978 - 7 - 5065 - 5419 - 0

I. 吕… II. 吕… III. 吕正操—回忆录 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0340 号

书 名: 吕正操回忆录

责任编辑:舒秋劲 李 杰

装帧设计:阎可钦

出版发行:解放军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wyck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70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420 千字

印 张:35.75

印 数:5000

版 次:2007 年 8 月第 3 版

印 次: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065 - 5419 - 0

定 价:46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从山野到军营

- 一 海城山村 1
- 二 初入东北军 7
- 三 考取讲武堂 8
- 四 在张学良身边 12
- 五 热河抗战 16
- 六 撤离长城防线 21
- 七 北平城防 26
- 八 西安事变 29
- 九 走向抗日救亡道路 42

第二章 怒吼的平原

- 一 一个历史的转折 45
 - 保卫永定河 45
 - 激战梅花镇 49
 - 小樵改编 58
- 二 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64
 - 回师北上 64
 - 打开高阳 68
 - 路西整训 75
 - 收编杂色武装 82

破路和拆城	92
成立冀中区党委	97
建立三纵队和冀中军区	99
成立冀中行署	107
“黄金时代”	111
开办抗战学院	122
知识分子的作用	126
反摩擦	132
三 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	140
冀中部队的正规化	140
贺龙和一二〇师	145
破敌五次“围攻”	157
白求恩来冀中	165
再反摩擦	172
打狗运动	175
保护麦收和秋收	177
参加“百团大战”	179
四 坚持和保卫根据地	184
反“蚕食”	184
桑园突围	189
“冀中一日”	193
回民支队与马母之死	197
宗佐历险	203
地雷战和地道战	204
三级武装配合作战	212
革命的两面政策	215
五 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	218
分析和决策	218

与敌周旋	221
遭遇	235
宋庄战斗	242
掌史战斗	247
向太行转移	250
回到晋察冀	255
铜墙铁壁	272
粉碎“新国民运动”	277
第三章 青山汾水	
一 调赴晋绥	290
二 “把敌人挤出去”	297
三 爆破运动	303
四 汾阳战斗	322
五 劳武结合	334
六 军火自给	344
七 大生产	350
八 联防作战	359
第四章 圣 地	
一 陕北风光	367
二 窑洞生活	370
三 参加“七大”	375
四 抗战胜利了	376
第五章 挺进东北	
一 绥远前线	378
二 在沈阳	383
三 在西满	385
四 在哈尔滨	392

五 转向和平建设的年代	396
第六章 情系铁道	
一 抗美援朝	413
二 铁路先行	417
三 到现场去	425
四 邓小平直接抓铁路	428
第七章 多修铁路	
一 三十万人齐上阵	436
二 要修路先选线	467
三 运输是生产力	473
四 坚强的领导集体	477
第八章 “文革”前后	
一 一场浩劫	485
二 再去铁道兵	507
三 看望冀中	519
第九章 重会张学良	
一 漫长的思念	524
二 张学良离台赴美	528
三 海峡两岸的信息	530
四 衔命出访	535
五 初到旧金山	539
六 在纽约握手	541
七 倾心交谈	544
八 欢腾的家宴	546
九 到使馆做客	547
尾 声 人生难得老来忙	555
后 记	567

第一章 从山野到军营

一 海城山村

一九〇五年一月(清光绪三十年冬),我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。

当时正值日俄战争,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东亚霸权,重新瓜分朝鲜和中国东北。战争持续一年多时间,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。俄国战败,后经美国斡旋,日本和俄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城签订和约,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,将在中国辽东半岛(包括旅顺口和大连)的租借权转让日本,并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。

日俄战争,更加促使日本进一步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。

母亲生我的时候,为了免遭不测,把我藏到柴草垛里。日俄战争后,南满铁路归日本占有。在我的少年时代,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。南满铁路就在山后村西经过,我们家的菜地紧挨着铁路。乡亲们到村西种地,经过铁路时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。

海城地处松辽平原东部边缘,辽河下游左岸,辽东半岛北

端。东有千山,西有浑河、太子河、辽河,东高西低,并由高向低形成山区、丘陵、平原、洼地的格局,自然条件很好,物产丰富,交通方便。南距营口三十公里,北距鞍山也是三十公里,离沈阳一百二十公里。古有“辽左重地”、“渤海奥区”之称,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今以“辽南粮仓”闻名。

山后村在海城南四公里的地方,唐王山北山脚下。唐王山是座小山,在南满铁路东侧,八里河南岸,东西长两公里,南北宽一公里,海拔一百三四十米。这里有很多传说,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,与薛仁贵在这山顶上下过棋。在我小的时候,听说山上还有棋子、棋盘、石锅和马蹄的印痕,几个石头棋子在棋盘上能滑动,就是取不下来。唐太宗脱下靴子抖落出来的土,形成了山顶上的这块平地,后人称为“脱靴顶”。后来,由于打石放炮,都给毁掉了。唐王山过去是一座荒秃的山,徒有许多美好的传说,却没给当地人民带来什么好处。现在,唐王山可成一座宝山了,整个山都是矽砂矿。矽砂是铸钢所需的一种优质造型砂,生产工艺简单,成本低,利润高,海城及各乡镇先后在这里建起了十几个矽砂矿。

据说我的祖辈是河北省清河县人,在明朝洪武年间,老哥俩靠卖豆腐维持生活。一天为支架倒塌的锅灶用了几块城墙上的砖,被官府得知,结果发配东北,就在海城唐王山后落了户。我的祖父是很贫苦的,给人家当长工。后来,靠修铁路挣了几个钱。晚年过继给叔叔,算是有了几亩薄田,成了自耕农。我的父亲吕名禹,兄弟四人,大排行老五。从年轻时就给人家赶大车,因为光靠种地难于维持生活。当车伙计,受雇于车主,冬闲时跑营口拉脚。后来赚了一点钱,就与同族兄弟合伙。入冬时买个大牲口,往返海城、营口拉货运客。开春种地的时候,就把骡马卖了,赚点脚钱,买个毛驴种庄稼。

我们兄弟姐妹七人,大姐比我大两岁,三个弟弟,两个妹

妹。母亲家很穷，东山丁家沟人，为人精细善良，手很巧，吃苦耐劳，相貌俊秀，活到了九十多岁，人缘极好，很受乡里尊重。父亲搭伙计赶大车，好合伙喝几盅老酒，身材高大，不识字，性情豪迈粗鲁。母亲虽然也不识字，但思想开通，性格随和，解放后有时说笑话：“还是现在世道好，男女婚姻自主，要是在先也兴‘打八刀’（东北话离婚）的话，俺们全家都得离婚。”

我从小就好打抱不平，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爱顶着来。三大娘为人老实厚道，就是因为连生几个女儿，遭奶奶嫌弃，让三大娘干粗活，养猪喂狗，母亲干细活，做针线。看三大娘在奶奶面前忍气吞声，我觉得不公平，常和奶奶顶嘴。奶奶偏心，重男轻女，时常偷着给我点好吃的，越是这样我越是顶撞她。她气急了打我，我就跑，边跑边喊：“你就是偏心眼……反正你追不上我！”有时我把老人家都气哭了，骂我：“不知好歹，没良心，我白疼你了！”我对奶奶一直有反感。

山后村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，大部分姓吕，有少数姓吴的。一条东西街，东街富，西街穷，我们家住在西街。孩子们打架，我是西街穷孩子的头。五六岁时就知道恨日本人，我们做游戏打仗，骑着秫秸当马，谁输了谁就装日本人。玩着玩着就真打起来了，有钱家的孩子欺负穷孩子，我就领着穷孩子和他们拼命打。

日本人不断加宽南满铁路路基，占地毁庄稼，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。洼地长草，很茂盛，村里人放牧牲畜，被日本人碰上就毒打，有时把牲口打死，或是抢走。我的祖父、大伯过铁路时，都被日本人砍伤过。

一九一三年，我八岁的时候开始读书，就在唐王山后本村上小学。村边有条人行横道不准中国人走，中国人必须绕很远到平交路走大车道。有一次，我看见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，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。当时我都气哭了。还有一

次,门前小河涨水,水深行人难以过往,又不许中国人过桥。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,碰到日本人,一刺刀挑死就推到河里了。眼看着父老乡亲被日本人凌辱、屠杀,我恨透了日本人,总想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,报仇雪恨。

我上小学时,已是民国时期,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,提倡剪发,县里派督学来查。当时同学们都不敢剪,我早就想剪,可是家里不答应。就此我在班上第一个站出来,把小辫剪掉了,回到家奶奶一看,就骂起来。我提着剪下来的辫子,得意地抖落着说:“剪下来有啥不好,上边长满了虱子!”我为了剪辫子,成心不梳不洗,让它生虱子。

山后村小学的华荫南老师,他偏向东街地富子弟,叫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班长,时常欺负西街的穷孩子。我不服气,就和班长打起来了。找老师去评理,他偏袒地主子弟,拉过我去要打手板,我气急了,也不知从哪儿来那股劲儿,把板凳条掀下来一根,狠狠揍了老师一下子。我知道惹了祸,撒腿就跑,不敢回家,就躲到河边壕沟里猫了三天。村里人河里、井里找遍了,到处找不到,都很着急,怕发生意外。因为我路过家门口时见到母亲,曾告诉她我藏在哪里,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母亲不声不响地每天给我送点吃的。村里人找不到我,老师也着慌了,都说只要找回来,可不能再打再罚了。母亲随即送信给我,说老师再不打了。这样,我才回到了学校。老师说,不打了,可是要罚我背书,让我背三篇古文:韩愈两篇《祭十二郎文》和《祭鳄鱼文》,欧阳修一篇《醉翁亭记》。要我温习一下,第二天背。当时我念了两遍后,自信地说:“我现在就背!”于是一口气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。华老师很惊奇,立即改变了对我的态度。爷爷和父亲都没念过书,所以对我念书很重视,每天下学后爷爷都要我背书,他不识字却严厉,我不敢糊弄他,只要一打“奔”儿,他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。

我念书还没入门，怎么也背不好，常挨打。这次却非常流畅地背下来了。从此我在学习上一下就开了窍。以后华老师对我特别好，给我补课吃偏饭。

我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书，家里就供不起了。买一支铅笔要哭几次，才进城给买，有时靠大姐、母亲的体己钱买支铅笔。一九一六年冬我就辍学了。一九一七年初开学时，华老师认为我辍学可惜，他要我复课学习，由他为我补习国文、数学、英文等课，准备一年后，再由他送我免费入县立中学。我自己也想继续读书，即重新入学复课，农闲补课，农忙干活。复学的半年，家里买不起书，要是上中学更交不起饭费、书费，所以到下半年就又辍学了，在家干农活。

一九一八年春，我由华荫南老师介绍，到他家在海城北关开的裕德号缫丝（柞蚕）厂去学徒。学徒很苦，起早贪黑，干重活、杂活，时间长了，过于劳累得了肺病，吐过血。

在缫丝厂期间，有一次我在上工的路上，一进北关，有个卖吗啡、“白面”的日本浪人家的孩子，挡着路不让走，踢了我一脚。于是我揍了他一顿。这个孩子跑回去后，日本人就告起状来，告到缫丝厂，告到县政府。丝厂经理和县长都吓坏了，我站出来说：“是他先打的我，我的腿还被踢红了一块呢。”丝厂经理和县长听我说的在理，就向日本人解释说不怨我，这孩子干活挺老实，不惹急了他不会无故打人的。好说歹说，这件事总算过去了。

学徒时，我挤时间念书，抓着什么看什么，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等，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书。还坚持练字、打算盘，文化有提高。在农村讲究“说书”，谁讲我都去听。

在缫丝厂学徒将近三年，到一九二〇年冬缫丝厂倒闭，经

理是华荫南老师的哥哥，他将我介绍到海城车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。到一九二一年春，因粮栈生意不好，我被辞退回家，在家种地。

兄弟姐妹长大起来，父亲对儿女的婚事当交易，做人情，在外面拉脚合伙喝酒时，说近乎了就给儿女订亲。他说一不二，母亲根本说不上话。我的几个姐妹长得都很俊气、灵巧，却都很不幸。大姐很能干，待我极好，她羡慕男孩子，对我说还是你们在外边好，走南闯北，女的活一辈子死时落块棺材板。二妹既漂亮又聪明，我参加直奉战争负伤，她用体己钱买东西到医院看过我，临走还留了几块钱给我。父亲给她找了个很不如意的丈夫，一直忧伤哀怨，终于得了肺病，死得很早。我对大姐、二妹的感情深，对她们的悲凄的命运，极为同情。

母亲温和仁慈，为儿女操劳一生。三弟贪玩，不好好念书，我打过他一次。母亲伤心地说：“我再苦再累，可也没打过你们谁一巴掌。”一九五〇年即来京和我家老小住在一起，和全家、工作人员及其家属、邻居，都和睦相处。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习惯，缝补、洗涮、种植，整天闲不住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她是非分明，对来家打砸抢的歹徒突然厉害起来，造反派到家里闹。我被关押后她回家乡，专案组又多次去调查逼供，她始终理直气壮地坚持说：“闹到多会儿，我这个儿子也是好人。在国民党时官不大，钱花不完，现在官大、事多，挣钱少。还是共产党好。国民党的官可好，大小都能捞，钱有的是。你们别跟着胡折腾，迟早会清楚的。”她对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始终充满信心。身边工作人员和乡里乡亲，更加同情和尊重她老人家。

在我少年时代，就是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。入学时老师给起了个学名“正言”，我自己改为“正操”，意思是操练好

了打日本。

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,十七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。

二 初入东北军

一九二二年春,有一位素不相识的远亲,在张学良部下当军医。这位远亲介绍说,张学良的卫队旅是新式军队,重用识字的青年人。我从小就想当兵,以为扛上枪,就能打日本。经向家里说服,我就入伍了,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。

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时,还不满二十岁,本来凭着张作霖的权势,想作高级军官是很容易办到的。但张作霖粗中有细,精于心计,为维系部下军心,并防止儿子滋长傲气,他让张学良从下层做起,先代理卫队第二营营长,实际领略军队生活。当然张作霖的主要目的,还是让张学良“见习”,以便担负重任。于是过了一段时间,便升任张学良为卫队旅第一团团团长。当时陆军编制,一旅有两个团,一团有三个营,团长承上启下,工作重要而且繁忙。张作霖又派郭松龄为副团长,协助张学良料理一切。不久,张学良又升任卫队旅旅长,郭松龄仍然作副手。

郭松龄是沈阳人,北京陆军大学毕业,曾在广州从军。张作霖作奉天督军,重办东北讲武堂时,把郭松龄请来作教官。郭松龄从此与张学良朝夕与共,先是师生,后又一起执掌卫队旅、二六旅及一、三联军,郭松龄虽处于辅导地位,但始终担负具体工作。郭松龄思想比较进步,为把东北军从一支封建割据的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式的军队,费尽了心血,做出了重要贡献,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卫队旅确实是当时的一支新军,服装整齐,器械精良,入

伍者皆为精壮的青年,很有一股蓬勃朝气。副官长高尚志、参谋王琢如,全是留日士官生。谭海那时已作随从副官,刘鸣久作书记官。后来处于东北军新派领导地位的二六旅,就是由卫队旅演变而成,而张学良以及郭松龄也就成为东北军新派领袖人物。

卫队旅旅部原在沈阳小南门里,后迁入北大营。我入伍后是在哈尔滨驻防。约两三个月,因当时军队绝大多数是文盲,而我能读能写,营部书记长周白毛(外号)要我去给他当贴写,就是以一名士兵的名额到营部给书记长和军需长等抄写文件。下半年卫队旅旅部在部队招考文书上士,我考取了。于是我就到旅部副官处当上士。当时旅部还在沈阳城内,副官处长已是高纪毅。

我在卫队旅,不到两年时间,就离开那里考取了东北讲武堂。

三 考取讲武堂

在卫队旅旅部当上士期间,张学良看我的字写得不错,便推荐我考东北讲武堂。我于一九二三年冬考取讲武堂,为第五期。

上讲武堂后我学习很吃力,因为我只念过三年多小学,现在却要学几何、代数、三角及化学等课程,但我想办法努力补课,终于赶上了。同时,我还到青年会学习英语。

东北讲武堂主要培训军事人才。一九〇六年,赵尔巽作东三省总督时成立的,只办了几期,因为改入民国,就暂时停办了。一九一九年,张作霖为增强实力,培植干部,筹划巨额经费重办讲武堂。地址仍在沈阳小东门外近郊,规模宏大,有容纳几千人的营房,有大操场,从沈阳市里一出小东门,即可

望见一大片青砖瓦舍。张作霖自兼监督。教官多为东北籍的北京陆大毕业生或留日士官生,郭松龄就是其中之一。

新办讲武堂第一期,张学良就参加了。同时参加的还有东北军一些高级军官子弟。讲武堂学员,按规定要列明军籍,大小是个官,才算合格。张学良入堂资格,是卫队营的“见习排长”。张作霖盼望儿子获得军事学识,造就成一个良好的军人,便把张学良送入讲武堂,特地嘱托郭松龄,务必从严教管。他自己也时常来到讲武堂,视察一切。张学良学的是炮兵,测量角度,精算距离,加上一般堂内功课,已经相当繁重,每天还要进行五六十里路急行军的练习,更是吃累。郭松龄要求极为严格,触犯军规,轻则罚站,重则罚跪,还要受一顿申斥,说张学良来到讲武堂便不是少帅,而是一个普通学生,一切应受规章制度的约束,不得胡行乱走,他受老师重托,要管教张学良成人,管不好张学良,也休想再管别的学生。张学良却也深刻自责,循规蹈矩。只一年时间,身体便锻炼得十分健壮,军事学识也有极大收获。他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,并非教官偏向,实为自己努力用功所致。张学良一生只入过讲武堂,并未进其他任何学校。他曾刻一方“十八冠军”的印章,纪念此事。

可能从第四期起,张学良即作讲武堂的学监,后又自为监督,并一度在北京设立分校。东北军由讲武堂出身的,多半是张学良的学生,东北军能自成一个系统,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讲武堂来维系。一般下级军官,以至士兵,第一步须入教导队,为期三个月,或者半年,毕业后入讲武堂。东北军的骨干,全须经过讲武堂一番训练。张学良曾计划将东三省海陆空军军事教育机关,归并于讲武堂内,成立东北军事最高学校,后因“九一八”事变,未得实现。

一九二四年秋,讲武堂停课,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。

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,当时奉军作战计划,分三路进兵,张作霖为总司令,张学良为左路(亦称东路)司令,张作相为中路司令,张景惠为右路司令。

张学良初次临阵,勇气十足,指挥策应,谨慎小心,进退迅速,节节胜利。但西路指挥无方,不能把握军心,不几天便垮了下来,累以东路不得不自动撤退。

第一次直奉战争,东北军吃了败仗,退回关外。

第二次直奉战争,东北军齐向山海关集中,五路进兵。五路之中,张学良担任山海关正面,从九门口布防,直到绥中县的万庄,是全军主力所在。姜登选等作策应。张作相、吴俊陞两路,分向热河进攻,牵制直系军队。张宗昌专打冷口。

这次和奉系作战,比第一次条件优越。第一次东北军前方,距离大后方沈阳远,补给困难。又因京汉、津浦两个战场,兵力分散,策应也不灵活。况且平原作战,一败则无险可守。第二次作战,山海关距离沈阳仅八百里,运输方便。关内外山岭起伏,据险设寨,颇得地利。兵力也集中,打起来很容易取得主动地位。这次,东北军最有力的武器是迫击炮,最出力的是张学良,旧部二六旅,以家乡子弟居多,打得最起劲,仅九门口一处争夺战,就有数次,双方死伤惨重。锦州后方医院,住满东北军负伤官兵,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,担任慰问工作,也很忙碌紧张。

这场恶战,足打了半个月,最吃紧的时候,张学良七天未曾合眼。张作霖坐镇沈阳。直军方面,吴佩孚在前线忙着督战,后方空虚,这时,冯玉祥回师北京,囚禁曹锟。于是战事急转直下,东北军重又入关。

在这次战争中,我被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旅,在第一团第一营一连当排长,作战时代理连长。战斗中我负了伤,经郭松龄夫人亲自关照,得以及时送进沈阳英国人办的小河沿